

形变三部曲(组诗)

隐形

看不见,摸不着
却无处不在。所来所往,秘密
所到之处,摧枯拉朽:
似牢不可破的物事
瞬间,摇摇欲坠

此刻,风和日丽,百鸟同歌
有凤来仪。向日葵朵朵
颌首同一个方向
小花小草,温顺匍匐

最先,只见一棵枝干晃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
它们交头接耳,内容无人知晓
之后,汹涌澎湃,松涛万顷
波波相续,针如雨下,万箭齐发

向死而生
草木,彼此扶持
露不倒之姿

——这狂飙之风

突如其来,势如破竹。厚积薄发
如某种思绪之
绽放

赋形

用稻草人转移群鸦和野兔的目光
喧嚣的背后,有人暗度陈仓

蝴蝶不忘亮翅,飞鸟不忘鸣响
玫瑰不忘暗香,攀藤不忘疏影婆娑
水,不忘倾盆之
姿与力

总有事物隐而不发,秘而不宣——
风不声不响,以轻功之蕴
扶摇直上
光不慌不忙,于万籁俱寂的至暗时刻
极致登场

易形

折枝。交出所有叶片,蝴蝶和鸟鸣
交出绿影和婆娑,只剩

枝干

至此,树已静
风不止,只能去寻下一处有空可钻
之林

自此,江湖归你——
呼风唤雨,翻江倒海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致
折戟沉舟,皆是你

只是,一场大雪后,山河易形——
所有躁动,雪藏
江湖一统

寒梅着花末,似笑非笑
大雪后大晴。依旧有枝无叶
是我,非我

想必,无处立足的风,正筹措如何
易形

□佩英

月亮之上

□吴福木

思而无眠,翻腾了一夜
你的美,你的好,一遍一遍地绕

你是一首写不完的诗
你“最得风人*深致”
你是歌德笔下的“永恒”
即使远隔千里抑或月亮之上
也想把你够着

那你就是一婵娟。没有你,屈原
更是寂寞,也许写不出那么多诗行
白天你是月亮,晚上你是太阳

好久不见的羊角辫,如春柳摇曳
略施红粉的唇儿宛若两弯红月亮
流泉般的双眸,恰似两朵墨梅
最是那性灵的诗句,闪烁着你的芳心

月亮下去,太阳升起
蒹葭苍苍,在水一方
(注:*风人,即诗人)

□曾蒙

火车与目的地(外三首)

□梅子

浓雾不肯散去,你改道成都
5点28分继续出发
我埋头稿件和一束尚未来得及
拆封的康乃馨缠绕纷繁
就这样,时间在轰隆声中
慢下来,不顾一切
目的地,早已等在青山绿水之外

影子

只是偶尔,他躲进角落
回到童年的木瓜山,牵出牛羊
呼蜂引蝶,从桃花飞向李花
一群鱼的造访,来自门外的那条河
暗合时光的河流
阅读了少年的全部秘密

想起以前在宽窄巷子喝茶
四排建筑内,道路用宽窄
从古代走进现代
她用盖碗召集三五好友
围成街边自然而然的点缀

路线被反复规划,记忆的缝隙里
有芬芳如玫瑰。一些孤独的影子
从远处涌来

思考

24楼的高度充满了辩证
建筑群在视野里延伸
楼宇间那些房屋用侧面、正面、斜面
以及隐藏的部分来决定此刻的眼界
日子从楼顶爬过,留下
三角梅、空调外机和一部分天空
从积攒的雨水和垃圾中汲取滋养
远处的远处,篮球撞响地面
一群人的狂欢吞没一个人的孤单

祝福

两个字,默念
城市,逐渐从轨道上消失
任何事物都有重量,这些词语
向早上问好。语调,刚刚好
在这里,玫瑰,欢笑,热热闹闹
有几场婚礼,我只参加其中一场
婚礼和爱情是唯一的,祝福也是
就像我爱你们,也是这样
就像血缘关系,浓度也是
这样,此生,只爱着我们

对称(组诗节选)

同一个

南京,它有无数枯枝落叶
无数的梧桐树无数伤心的路灯
和雨。

南京,再一次证明
雨和水是疯狂的
不是同一个家族,
也不会同时流向秦淮河,
不会同时流向同一个孩子。
它纠缠,它抚摸,它流离失所,
它被收藏,不会被遗忘。
今天,我再一次审阅南京的历史
再一次无视无尽延绵的朋友。
它跨越六朝,
它转身的背影被迫合上了
同一个冷酷而又炙热的
古城墙。

重庆

天上的月亮也调皮,
它照耀重庆的时候也照耀着长江。
那么多的山坡
那么多的约束。而荷叶
也有格外的码头。
当然,朝天门的房子
与两路口的没有多少区别。
那北碚的闪电
也会跟沙坪坝的相遇,并互相尊重。
我与一个重庆人打招呼,
与一个重庆人喝酒,
那就是在跟整个重庆打交道。
重庆的板凳
在树荫下也不一定凉快。
重庆的小面
也会舍得放下更多的佐料。
还有它的火锅
不一定都在燃烧。
青春、迷茫、热血的重庆
它的额头不会有皱纹,
它的半山腰
一定有星辰闪烁。

得失

你有多个秋天的戏剧,
注定我不是你的角色。
那我们就进入秋天吧
进入吧台,进入社区里冰凉的音响,
喊不出名字的铁、钢丝网、泥巴
和灰尘。
把每一寸得失,每一次不如意,
都记录下来。
就像失控的山火,天空被火光映红。
我的那些劣迹,可能会映照在墙上,

水泥会让它变得坚硬。
而秋天是柔软的,
每一种风里,都掺杂着无畏的修炼
和冷漠。

灯笼镇

即使是洗净了脑袋,也没有机会,
溜进去看看,
那冷板凳在镇上背起了一座真山
和狂风暴雨做对。
你说,那是灯笼镇的老虎
不想呼吸,
抛弃了母语:
雕像披着黄昏
像披着自己的肺腑*
你不知道的细节,
是多么的斑斓,又是多么的飘落
夹杂了其中的枝头、树下的狮子,
石子和泥沙。
那是你一个人的沙漠,
一个人的灯笼镇。
(注:*引张枣《灯笼镇》句子)

晚宴

你忧郁的一面,
更像是垂直于水的凄厉、亲切
与浩瀚。
你无边的情怀同时注定了
树和根的关系。那是血缘
也是溃败。我说过
午后,那些山就会变成石头
变成飞禽走兽,
挺严肃的,也挺公正的。
我目视了峡谷三分之二的地段,
其余的
我献给高山,和远离县城的
都市。我丢失了烧烤、
夜宵,地面的积水,
它返照出的光足够明亮。
就连路灯,都在无端猜想,
最耿直的脾气,会雪洗耻辱,
把每天的晚宴洗劫一空。
他背后倒立的是
黎明前的虚幻与黑暗。

丘陵

那么华丽的丘陵却有着平凡的人生,
这是我所不理解的。
正如山谷与山谷,
伤口与伤口,酒在月光里的距离。
我为何不像一位忍者,
让给了菊花和刀,
风声鹤唳,而草和树宁愿遮蔽自己。
当我迎上去,
我会抛弃所有好名声,

坐在一块石头上,
在峡谷中,默默专注于
流水上漂浮的石榴和芒果的
香气,让整个丘陵不再以一种形式
存在,而是抱住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坚决不放。

大渡河

过道里一直闪烁的灯管
被雨水浸泡,有种说不出的恐怖。
阴森的脚步声
回荡在狭窄的空间,
使得换气也变得小心、谨慎。
我熟悉这里的味道,
就像我熟悉城市里的饮食摊、
火锅店。
那苏醒过来的不是夜晚
更不是清晨,
而是啤酒的心脏。
那起身离开的,
有可能就是不死的大渡河,
拼命地咆哮、奔跑。

一切

你会真实地倾听,那来自深渊的
均匀呼吸。山谷底下
满坡的野草赶走了浪子、
黄牛和水滴石穿的山泉水,
如此清澈
将一粒颗粒作为种子
向外传播。
加大了深度,并布置了来年的作业。
你无法明白的是
闪电将山顶照亮,白云预示了
新的暴雨,压倒一切
并报答了到来的一切。

对称

如果你懂得了,就不在乎
死亡来得如此坦然。
它绝对是来自外国的大师,
手法高明,催人入睡。
那喀布尔,喜马拉雅,雪山抑或
沙漠,都有同等对称的关系。
我熟悉自来水滴落的声音,
也理解夜里飞翔的梦,
是如此的真实。他起身时
带动了旁边的一把椅子,
就这样倒地。我没觉得突兀
或者不礼貌。
有一种声响是横向的,
是钻心。不一定痛,也不一定苦,
每一种,都借助了另外的力
给予每一种自然之物
格外的祥和与澄明。